

世界文學全集 69

燃燒的地圖

安部公房 著 鍾肇政 譯





世界文學全集

燃燒的地圖

安部公房 著
鍾 肇 政 譯



燃燒的地圖

著者	安部公房
譯者	鍾肇政
發行人	沈登恩
出版者	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台北郵局36—575號信箱
	郵撥：1 0 2 2 2 1
發行所	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台北市光復南路260巷51-2號
	電話：7 1 1—7 8 7 1
門市部	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92號
	電話：3 9 4—1 9 6 0
印刷所	優文印刷廠
	台北市興寧街24—9號
定價	新台幣80元 港幣13元
初版	中華民國66年9月
再版	中華民國69年6月

有版權·也有著作權

著作權執照號碼：台內著字第10257號

「世界文學全集」出版緣起

• 遠景 •

一開始，文學便以大江注海之勢，流入了生民的命脈裡。一篇作品一個里程，一部書一個高峯，知識的原野在那裏拓展成豐碩的文明。

改革、革命、烽火戰亂，人類在其意志的伸張與扭曲中，建立了文明——而真正使文明茁壯的，却是和平的土壤。

因此，就如同和平是一樁心願一樣，我們選編「世界文學全集」也是這樣的一樁心願。

古人說：「溫故知新」，這樁心願使得我們在讀完「青楓蒲上不勝愁」以及在斤斤計較了知識人的種種偏執之後，懂得如何去回頭，去環顧四周，更而着手去整理這套「世界文學全集」。選編這套書的過程，如見百花爭妍——我們時而勉為其難、時而深感情不可却，而大部份時候，我們的態度是義不容辭的。

它使我們學那星子般的，用力、閃爍、發亮。它更使我們似花朵一樣，盡心、開放、吐芬芳。

願「世界文學全集」這一個回顧的工作，能有拋磚引玉的作用，帶來更為遼闊的遠景。

——一九七八年三月十日

都市——被閉鎖的無限。絕不會迷失的迷路。在所有的區域，編上了完全一樣號碼的，屬於你自己的地圖。

因此，你就是走失了路，也不能夠迷失的。

委托調查書

委托事項是失踪人的行踪動向。失踪人的姓名是根室洋。性別，男。年齡，三十四歲。職業，大燃企業業務擴展課課長。該人是委托人之夫，六個月前失踪後即失去連繫。願信任有關調查的一切，並提供必要的資料。

謹付手續費，委托如上。茲並宣誓嚴守有關報告的秘密，絕不洩漏，也不用在不正當的用途上。此致
T調查所人事調查部長臺照

昭和四十二年二月二日

委托人姓名 根室波瑠 印

踩了一下離合器，換成低速檔。這種坡度，在這輛二十馬力的輕型汽車來說，負擔是太重了些。

路面不是鋪柏油的，打的是粗混凝土，也許是爲了防滑吧，每隔大約十公分就有細細的溝槽。但是，這對步行的人，看來好像不會有多大用處。打成粗糙的混凝土表面，也由於塵土和輪胎屑，變成平滑了，如果在雨天，穿上膠底的舊鞋，那一定很不好走吧。這種鋪裝法，必定是專爲汽車而設計的，每十公分的小溝槽，對汽車來說，也許是很有一點用處的。碰上雪、雹等還沒有完全融解掉，因而路面的排水情形不好的時候，這些溝槽倒像是很能把積水導向路旁水溝。

然而，儘管設想的這麼週到，可是車子來往得並不多。一方面也是由於沒有人行道的緣故吧，四五个個拎着購物袋的女人，一字兒排開，佔滿整個路面走着，正在你搶我奪地爭着嚼舌頭。輕輕地撇了一下汽笛，從女人們中間駛過去。同時地，猛踩了一把緊急煞車。這是因爲把輪鞋墊在屁股下的一個小朋友，嘴裏學着汽笛聲，忽然從轉角處滑下來。

左邊是陡坡，有堵很高的，用截成一方一方的石頭砌成的牆。右邊是聊備一格的低矮欄柵，外加一道小水溝，過去便是近乎垂直的斷崖。小朋友擁抱欄柵般地橫

躺著，臉色鐵青。我的心臟也跳到喉嚨間，正在蹦撞個不停。想把那小傢伙狠狠地罵一聲，伸手要開窗，可是看到那一齊投射過來的女人們責備的眼光，不禁又縮回了手。還是算了吧。弄不好，教那些女人們受到刺激，硬是把小傢伙受到擦傷什麼的責任給塞過來，那就糟糕了。這種場合，再沒有比集體偽證更可怕的了。由於所處立場的關係，至少在這附近我必需暫時保持無事安泰才行。

連踩油門。發出燒焦的臭味，車子好不容易地才發動。馬上來到轉角。像煞有介事地把既沒有流血，也沒有折斷骨頭，更沒有死去的小傢伙團團圍住的女人們的色彩，在反光鏡裏倏然飛過去，呈現出映像消失後的螢光幕一般的蒼白色天空。路一度變得平坦，那兒是把山丘剷平造成的巴士招呼站。招呼站設有長凳，上面還可供避雨的遮蓋，此外如公共電話，夏天裏可能成為花園的用磚頭圍起來的小圃，外加飲水設備，真可稱得上一應俱全。從這兒過去，又是一小段陡坡。就在坡路口，劈面豎立着一塊交通標幟般地髹成黃色的招牌，上面寫的是：

「本社區非經許可不准汽車入內」

不論從它構造的結實，或是從它那種好像是特意地請了畫匠來寫成的字體來看，都無疑是頗不客氣的，但是我對它乾脆來個相應不理，一股作氣衝過了那一段坡

路。

驀地裏，風光一變了。跟白濁的天空銜接着一般的、死白的直直的路。約略目測一下，路寬有十公尺左右。和兩旁的人行道之間，有被膝頭高的柵欄圍起來的枯草帶子，一直地延伸過去。許是由於那些草都枯萎成一個樣子吧，一種遠近感奇異地被誇張起來，事實上是每層六戶，四層高的建築，左右祇不過各有六幢而已，可是看去却使人起一種錯覺，彷彿面對着做成模型的無限大。那些建築，祇有面向道路的部分漆成白色，旁邊却是灰綠色，說不定是由於這種色彩的配合，才使得這風景的幾何學式的特徵更顯得突出。以這條街道爲軸，整個社區形成開展的兩翼，似乎是橫寬比縱深大，可是也許是爲了有充足的光線吧，把房子蓋成參差錯落，因此左右的展望就祇有支撐住乳色天蓋的白色牆面而已。

沒有人看顧的一輛紅色嬰兒車裏頭，有個從頭上蓋着毯子的嬰兒，正在發出尖銳的哭聲。乘在一輛發出銀光的有變速器的輕合金腳踏車上的少年，裝模做樣地發出高昂的笑聲，讓寒冷把臉頰染紅着從嬰兒車旁疾馳而過。倒也可看見行人，但在焦點遙遠的這風景裏，那人影反倒成了虛空的映像。當然囉，如果在這兒住久了，或許立場會倒轉過來的吧。風景越來越邈然，透明得幾近乎不存在，有如底面的畫

像，祇有自己的影姿浮現上來。自己能辨別自己，這不就够了嗎？不管人生的整理棚，那個樣子地並列着幾百個家庭，反正也不過是圍住自己家人們肖像的鏡框罷了……

東三號之十二——東表示在街道右邊，三號則是從這兒數過去第三幢房子，十二就是從左端的梯子上去，位於二樓的住居之意。草地帶子的每個中斷處都豎着「禁止入內」、「禁止停車」等等的木牌，可是不管這些，就在那幢建築前停住了車。手上拎着祇裝着一些小道具物件的黑色小型皮箱一隻。長五十五公分，寬得硬四十公分，高二十分弱……爲了使它任什麼時候都能當做桌子來用，所以表面做而平，此外在把手的一端隱藏着麥克風，不用打開也可以操縱裏頭的錄音機，這就是唯一的機關，別無特徵可言了。如果再勉強舉出幾點，那就是一看便知是用舊了而且發毛的人造皮革。爲防碰壞而在四角裝上的稍顯太大了一點的金屬片。左瞧右看，不過是行商的一隻買賣用具而已。這種外表，曾經幫過我的忙，也曾經幫過我的倒忙，成了累贅。

忽然，冰粉樣的風，打在臉上。把皮包換過另一隻與風向相反那邊的手，橫過人行道，躍進除了窄窄的屋簷外別無長物的長方形裏頭。鞋聲恰如拋上了一隻空罐

頭一般地，沿着樓梯，往上跳躍上去。並排成上下兩段的八隻信箱……白漆寫的12，下面用膠紙帶黏住的紙片上，可以看到手寫的小小的「根室」兩個字……緩緩地一級一級地上去，一方面開始心理上的準備……對方所要求的到底是什麼，祇要一明白過來，馬上就得扮演對方所需要的角色……看似分分明明，但事實上並沒有一定的形式，這就是咱們這一行的活兒。

有個泛黑的深綠色框框的白鐵皮門扉。塑膠蓋子有了龜裂痕跡的白色電鈴。開在門板中心，剛在面孔高的地方的一張明信片大小的洞，那遮洞的布帘的一角斜斜地掀開了，傳來抽出門栓的聲音，然後把手轉了一下，門扉好像有一噸重也似地緩緩地打開。微微的油的燒焦味。大概是爲了我的來訪，剛點上了煤油煖爐的吧。門是分兩次打開的，第一次大約二十度，接着開成六十度，然後往後退了一步，雙手在前面握在一起。因爲光線從外射進來，所以還不能看清楚，不過確乎是比料想中更年輕更年輕的女人。個子小巧，但脖子倒長得够瞧的，給人清瘦的感覺，如果光線再暗那麼一點點，也許會誤以爲是個小孩呢。

伸出一張名片，稍微低聲下氣地，來個銀行職員式的自我介紹。話雖這麼說，

可是我也並不曾親耳聽到過真的銀行職員，在這種場合到底怎樣開口。我是說，祇有那些俯仰無愧，毫無內疚於心的人才能表現出來的那種充滿自信的謙恭態度。這倒不全是爲了使對方放心才裝出來的。我祇是受人之托，根本就不爲強銷什麼東西而來的。祇不過是認爲，如果想與對方保持一定距離，那麼這方式還是最可靠的。像我們這一行，本來就容易受人家猜疑。人家既然怕蛇，你實在犯不着演一些蛇戲給人家看。

女人耳語也似地，用微微沙啞的聲音談起來。看起來那不是因爲緊張，而是本來的聲音。是舌頭稍短了些吧，彷彿嘴裏含着一粒糖球似的，這倒使我得到心情上的放鬆。這就是在這薄暗的玄關裏演出來的、我的這一次薄暗的腳色的開幕禮。

一上去左手邊就是窄窄的廚房兼飯廳。再過去是用一道厚厚的幃幔隔開的起居室兼客廳，從玄關看過去在右邊的鄰室，似乎就是寢室。

一進起居室，那兒有隻圓筒型的煤油煖爐，在發着搖曳的藍色的火燄。中央是隻圓桌。印有花邊花紋的膠布桌巾，長長地垂到地板。左邊的牆，一半是書櫥，另一半是窗。正面牆上，是一張似乎是打從什麼刊物上剪下來的，同時盯着左邊與上頭女人的、畢卡索的石版畫。看它被納在一方鏡框裏，可知頗受重視。可是，那旁

邊却又有一張福慕勒引擎的透視圖，有畢卡索的三倍大。引擎的一部份畫着一條線，有幾個用紅原子筆寫的字。左邊窗旁，有個三角形的放電話的架子。另一邊，與鄰室的隔牆牆角，有隻一看即知是手製的電唱機增幅器擴大機安在那上頭，相隔約三公尺，可調整的方向大約有九十度。這樣豈不是會互相打消音響，而減低立體音響效果嗎？我被請到背向增幅器的椅上落座。女人一面爲獨居的懶散申辯，一面要準備茶吧，撩開幃幔進去廚房，這時微風初動，煤油臭味消失，留下女人的化粧品香味拂面而來。

女人在幃幔那邊消失，同時地她的印象也忽然變得幽微曖昧。我不自在起來。再次深深地吸氣，確定沒有菸味或男人體臭，這才燃上一枝菸。不過，這事可真蹊蹺哩。冬天日暮來得早，窗玻璃也漸漸染上了顏色，這沒錯兒，但是也還不到點電燈的時間。凝凝神，掉在電話架下的一隻黑色的原子筆筆套還可以看得一清二楚。我是確確實實地看到她的……至少，隔着桌子，當她請坐的時候，在兩公尺不到的距離下，跟她打了個照面的……這樣突然地就印象模糊，真是不可思議。咱們這一行，自我出道以來也四年有半了。不必意識着做，也能够反射地把入眼的東西的特徵捕捉住，當場就化成一幅速寫像收藏起來，必要時再任意取出，教它還原的習慣

。舉個例子：剛才那個輪鞋小傢伙……外套是寬領藏青的呢料子……領巾是灰色毛線打的……鞋子是白色帆布，眼尾下垂，髮硬而疏，額角髮根成一直線，鼻子下面發炎呈紅色。幸好是上陡坡，煞車又靈，才沒出岔子，如果坡度祇有一半，我的車子的馬力有兩倍大，那就不管怎樣轉彎也來不及了，小孩一定爲了閃避而把身子扭左，爲扭身子而伸出的右腿便會塞進車輪下。脛骨輾成碎片，還算好的。因輪鞋而失去「觸地抵抗」的少年的身子，必定會以觸到車輪的部份爲軸，來個大旋轉，把腦袋猛撞在車前擋槓上。也許還不到打碎頭蓋骨的程度，不過脛骨一定會折斷的吧。眼睛吊起來，從嘴巴，還有耳孔，噴湧出令人耀眼的鮮紅血液和泡沫……然後，不，不用說的，我此刻也不會呆在這兒……

幃幔那邊的杯子碰撞聲……那好像不是陶器，而是玻璃的……這樣的時節，總不致於來個冷飲什麼的吧……或者，難道要請我喝一杯含有酒精的什麼嗎？那不可能……現在就要開始的，縱使程度上有異，也不外是叫人不敢領受的愁嘆場面吧……不難想見的，就算是一杯茶，也應該是迫不及待才是……靜悄悄地……打從水龍頭流個不停的單調水聲……如果是一般情形，應該是分秒必爭地喋喋不休，就是隔着一層幃幔也不在乎，嚼舌頭嚼個沒停的，明知是藉這種噁舌就能感到慰藉的

病人，有時總是情不能自禁地阻斷對方，提出手續費的事，自甘充一個被討厭的腳色……

想不起來的女人……恰如魔術一般地，幃幔一掀就消失的女人……面孔是那麼缺少個性的女人嗎……但是，如果是服裝，從頭到腳，我倒不難列舉出一百項以上的。就是透過那服飾，想像出體態的輪廓，也不是不可能。不算十分清瘦，但十分勻整，而且筋肉有彈力。肌膚呢，好像也很細緻，顏色倒不算挺白，背上有細細的汗毛。脊樑上的凹陷很深，而且挺直。比起年齡——對啦，比頭一眼在逆光下所看到的，不用說是更有女人味兒，更成熟的——更年輕更小孩的身子，有了那雙不大也不小的乳峯，便顯得很調和，如果叫她跳起最新流行的劇烈地抖動身子的舞，一定很適合。既然能想像到這樣的地步，那就更進一步地想像吧，在那身子上面的，一張最適當的面孔是怎樣的呢……

光靠想像來推測，那就是這個樣子的吧！輪廓清晰，表情筋的動作够大的、清晰晰的臉兒……這麼勉強地描繪描繪一下，還是不行……彷彿是一種淡淡的，幽微的，有如牆上的污斑一樣的，也許是雀斑吧——浮現上來的就祇這些……然而，且先撇下面孔吧，髮型，我能想起來的……很黑，但却很細，那一定是不好梳理的

髮，長長地垂下，輕輕地覆蓋住明亮的額角的左半……承受着窗口的光，在頭部週邊飄浮着金屬性光亮，那可能是由於沒有抹油的緣故吧……明亮的額角……對啦，那是個寬寬的，很有光澤的額角……能想到這兒，可是，真不懂……或許，她是有意地避免使別人看出她的表情也說不定呢……或者，她是在那短暫的時間裏，同時地使我看到五種甚至六種截然不同的表情嗎……祇因她有某種企圖……果真是這樣，那麼這樁案子，必是比我所料想到的更複雜，更不能掉以輕心，更不能等閑視之的吧……她退入廚房，差不多有三分鐘那麼久了……陡地，我感到焦灼，燃上了第二枝菸……一面點火，一面起身，繞過桌子，站到窗邊……

一塊塊的玻璃雖不大，但因窗框是鉛的，所以展望很好。鋪上水泥石板的，寬十公尺的道路過去，正對面是東二號的北邊牆壁。陰暗而空無一物的牆面，祇有緊急樓梯，沒有窗。眼前左下是剛才的大路，能看到好遠好遠的地方。把面孔湊到玻璃邊，停在那兒的我的汽車也可以看見。移到窗子左端，靠近書櫥的地方，視界豁然開朗，可看到坡路上頭。由於視線與隔鄰的建築的角線相交成三十度，所以人行道上眺望祇能到達二號的那一端。

我的視界的斜線，和車子的中間部份，那兒的水銀燈忽然忙亂的明滅了一下。

大概是自動開關的機器，出了一點毛病，特別敏感地操作了一下的吧。不過，也是的，已經是這樣的時刻了。跟剛才截然不同地，來往行人增加了好多，而且也不全是購物回來的女人們，反而似乎是下班回來的男人們，比女人還多了一些。可能是巴士到站了吧。從上邊這樣地看下去，使人特別認清人確乎是走路的動物。與其說是走路，倒毋寧說是一方面抵抗着引力，一方面起勁兒地搬運着一隻好重的、裝滿各種內臟的肉囊。人人都在回家。回去他們所自來的地方。爲了回來，所以才出去的。彷彿回家才是目的，而爲了把原來就已經够厚的家的牆，弄得更厚更堅牢，所以才出去找築牆的材料。

然而，偶而有的人出去後，就沒再回來了，因此……

「那麼，線索呢？……請把所能想到的，什麼都可以，一個一個告訴我。」

「可是，我實在不能够，真的，是什麼也沒有……」

「您隨便想到的就可以。不一定要有證據的，或者認爲可靠的……」

「是呵……那就，有一隻火柴盒……」

「什麼？」

「火柴盒……用了一半的，好像是哪兒的一家咖啡店的，跟一張體育新聞一起，塞在外套的口袋裏……」

「原來是這樣……」突然拭去了表情，使得我一時楞住的那張臉兒，我不得不重新端詳了一回。還是令人不敢欣賞。那張很適合淡淡的微笑的面孔，甚至把丈夫的失蹤，也當做一種滿足似的，在稍稍收斂的平衡之中，格外地顯得沉着。或者是在經過半年間的絕望與愁嘆之後，使得意志活動的彈簧完全失去了彈力，超越了諦觀，深深地沉入空茫的底層嗎？或者可能曾經是姣美的那張臉兒也恍如透過一層焦點沒對準的鏡片一般，看來走離了原來所應該在那兒的位置。

「如果，妳以為那隻火柴盒可能成為某種線索的話，那就……」

「不……祇不過是因為它們在外套的口袋裏，所以才提出來的……」

「可以嗎，祇要妳在這張委託書蓋上了章，當然囉，馬上就可以開始調查的。不過，剛才也告訴過妳了，妳所要交的手續費，是以一個禮拜為單位的調查費，如果在一個禮拜內沒有能夠找着妳府上的先生，不用說是不必繳成功報酬的，不過這三萬元還是不能奉還的。假使還要繼續再查，那就得再請妳交個三萬元。另外，調查工作所需的實費，也是要請妳這邊負擔的……」